

人物传记

《戴德生小传》

第七章 与玛丽亚结婚

一八五六年十月，戴德生前往宁波，会晤了中国布道会差派来的卓恩赐夫妇（John Jones和Mary Jones）。这时候中国布道会由于收到的奉献款不足，靠借款来支付传教士的薪水。这时候常驻宁波的卓恩赐，加上四个孩子，一家六口，得不到中国布道会的接济，要靠上海一些西国传教士支持，甚为不妥。戴德生目睹这种情况，认为太没有见证。戴德生不同意任何基督徒或机构要靠贷款来维持其生活或事工，戴德生坚持要如罗马书十三章八节所说的，“什么都不可亏欠人。”一八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戴德生终于和中国布道会正式脱离关系。

在宁波期间，戴德生在帕克医生的诊所工作。一个星期有一次，帕克医生夫妇、卓恩赐夫妇和单身的戴德生，都会到宁波的“贵夫人”玛丽安欧达世女士（Mary Ann Aldersey）所主办的学校吃晚饭。欧达世女士是一位年约六十岁的英国传教士，她在中年时，自费到爪哇（Java），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妇女中传教。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署后，她于翌年在撒母耳戴雅牧师（Samuel Dyer）的协助下，在宁波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。

欧达世女士是到宁波的第一批西方传教士之一，具有专横的、刚硬的性格。

据宁波的西方传教士说，假若英国是由维多利亚女王（Queen Victoria）统治；宁波的英国人社区就由欧达世女士统治。据说在宁波的英国领事，对她都要畏惧三分。

撒母耳戴雅牧师，娶了约瑟谭恩（Joseph Tarn）的大女儿玛丽亚谭恩为妻，生下两个女儿——宝丽娜戴雅（Burella Dyer）和玛丽亚戴雅（Maria Dyer）。撒母耳戴雅牧师逝世后，他的妻子改嫁给包森先生（J. G. Bausum）；她改嫁后不久也逝世。亲生的父母先后逝世，原本可以依靠的继父包森先生不久也身亡，两个孤儿最亲近的亲戚就是远在英国的舅父威廉谭恩；而实际上在生活上照料她们姐妹俩的却是欧达世女士。

欧达世女士邀请帕克医生等人用饭时，戴德生也就认识了戴雅两姐妹。戴雅二姑娘玛丽亚对戴德生虽有好感；戴德生却对英国的伊利沙伯西森念念不忘。直至伊利沙伯西森再三地说自己不觉得是爱上了他，说已往的一见钟情是没有爱情基础的。戴德生才逐渐地发现，原来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玛丽亚戴雅，就鼓起勇气写信向玛丽亚求婚。

玛丽亚收到戴德生的信之后，就写了一封信，婉转地拒绝了戴德生的求爱。戴德生一直以为玛丽亚深深地爱他，对于玛丽亚的拒绝大惑不解，后来发现是欧达世女士从中作梗。

戴德生知道真相之后，就向欧达世女士摊牌，要她说出反对的理由来。原来欧达世反对的是戴德生的弟兄会背景。

戴德生向欧达世解释说，他不是闭关弟兄会（Exclusive Brethren）的达秘（John Nelson Darby）的追随者。至于他参加的弟兄会的聚会，包括朱克斯（Andrew Jukes）在赫尔（Hull）的聚会和约翰豪威尔（John Eliot Howard）在多田咸（Tottenham）的聚会，则是遵照新约圣经的教训的，是有别于闭关弟

兄会的，一般人称之为公开弟兄会（Open Brethren）。公开弟兄会的主要领导人，还有班斯泰埠（Barnstaple）的戚伯门（Robert Cleaver Chapman），和布里斯托（Bristol）的慕勒（George Mueller）等。后来戚伯门和慕勒都成为戴德生创立的中国内地会的主要支持者。

回头再说戴德生的婚事，由于玛丽亚还差几个月才满二十一岁，必须得到法定的监护人——在英国的舅父威廉谭恩——的同意。戴德生写信到伦敦征求威廉谭恩同意之前，欧达世女士早已写了中伤戴德生的告状信到英国。威廉谭恩由于是当初差遣戴德生的中国布道会的秘书皮尔士（George Pearse）的好朋友；而正是皮尔士介绍戴德生到多田咸弟兄会的。欧达世不满戴德生与弟兄会有瓜葛的指控，促使威廉谭恩，在与皮尔士商议之后，更加赞成这头婚事。

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日，戴德生与玛丽亚结婚，一对新人遂即往西山度蜜月。